

天人合一在现代加速社会的可能性及限度

高天智^{1,2}

- (1.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长安大学 研究生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天人合一是农耕文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观,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加速社会的概念揭示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生活节奏不断加速的社会现象,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为研究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探讨其在应对现代社会挑战中的潜在作用,采用文献梳理与分析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中的自然节律性特征和社会基础、现代社会的加速化及其“天人相悖”以及加速社会天人相悖的现代性弊病,从而促进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融合和发展。研究发现,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现代社会的快速节奏和高度竞争使得天人合一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研究表明,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理念,需要在政策、教育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只有在社会和个体共同努力下,天人合一理念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

关键词:天人合一;加速社会;自然节律;资本逻辑;天人相悖

中图分类号:B21;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4-0143-14

Possibility and limits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a modern accelerated society

GAO Tianzhi^{1,2}

(1.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has long represented the prevailing view of nature during the era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served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natural world.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an accelerated society——characterized by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creasing pace of life——this traditional concept, that is, the idea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aces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re ideas behind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nd assesses its potential relevance in addressing modern societal challenges.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tical research, the study explores the natural rhythms and social foundations underlying this concept, the accele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resulting “man-nature contradictions”, an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se contradictions within accelerated societ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modern societ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remains somewhat applicable in modern society,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s hindered by the fast pace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of contemporary lif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chieving this harmony will require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s in polic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culture. Only through collective efforts from both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can th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become truly effective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ccelerated society; natural rhythm; logic of capital; man-nature contradictio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

要价值。”^[1]在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和技术革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我们的生活节奏不断

加速,社会也因此被称为加速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紧张。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一理念不仅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也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哲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天人合一理念再次受到关注,被视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潜在路径。然而,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加速特性,也为天人合一理念的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提高,但也可能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与此同时,社会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的心理压力增大,身心健康问题突出。本文旨在探讨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加速社会中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通过回顾天人合一理念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分析现代加速社会的特征,本文将探讨这一传统理念在应对环境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方面的潜力。同时,本文也将深入分析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实践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路径。通过这一研究,希望能够在现代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哲学智慧的现代价值,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之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新的思路。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节律性特征及其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

天人合一自然观视天地万物为一体,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述为天人关系。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自然观要求天人相协调,这是自然运行规律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是合节律性。

自然的节律性是地球周期性运动的表现。地球的自转使地球环境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为了适应地球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形成了生物钟系统^[3]。在生物钟系统中,使生物的生命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定的节律性变化,即为生物钟规律。节律性是自然进化赋予生命的基本特征,生命活动的节律性不仅是生物基因环境反应的结果,而且是生物遗传密码时序调控的产物。可遗传性是生物节律的普遍特征,人类和大部分生物都受生命节律的控制与影响。

人在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生命活动节律:第一,昼夜节律。人体机能在一日24小时之内有盛衰强弱的节律性变化,具体表现为人的体温、脉搏、氧气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昼夜节律性的变化。《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自然昼夜节律还有五脏主时辰节律、卫气运行节律、分娩昼夜节律、死亡昼夜节律等。第二,月节律。人体气血精力盛衰和体液激素的浓度具有以月为周期高低起伏的节律性特征。《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说:“月始

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玄,形独居。”人的体力、智能、情绪分别呈现23天、33天和28天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在高潮期人精神饱满,体力旺盛,心情愉快;而在低潮期,人情绪低落,体力不足,心烦不安。第三,年节律。人的生命活动具有随一年四季阴阳盛衰而发生相应的升降浮沉的节律性特征。《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人体脏腑的功能变化与不同季节的变换有相应的关系。《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脏象论》篇说:心“通于夏气”,肺“通于秋气”,肾“通于冬气”,肝“通于春气”,胃、脾、三焦、膀胱、大肠、小肠“通于土气”,是指人体脏腑和经络组织功能与季节变换的关系。

人作为自然生命体决定了人的活动要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一样,需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这在农耕文明时代特别明显。费孝通说,农耕文明时代农民“靠天吃饭”,“向土里讨生活”^[4]。农业生产特别讲究时令节气,需要认识自然规律。早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华夏族观测天象,把握日月星辰运行变换的规律,观察物候,根据植物荣枯的周期性变化,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创造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时令体系。二十四节气就是依据季节、气候、物候变化创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服务农业生产。伴随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时节划分渐趋细化和明晰,以《礼记·月令》为标志形成了一套完整统一的时令知识体系。指导农业生产的时令体系是自

然的节律性的体现,是农业生产生活的尺度,古人据此安排生产生活,春行春令,夏行夏令,秋行秋令,冬行冬令。农耕文明时代人们需要遵循自然的节律,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生产生活调剂得张弛有度。

古人在探索自然节律指导农业生产时,认识到天人是相互因应的统一体,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源于对日光的观察而形成的阴阳观就是典型代表。《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乘马》说:“春夏秋冬,阴阳之更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变化也。”《易经·系辞(上)》说:“阴阳之义配日月。”阴阳变化是宇宙节律性运动的最根本的法则,是支配自然万物生长收藏的基本规律。阴阳五行以一天昼夜变化和一年四季的递嬗为节律,描绘了一个循环不已的自然系统,宇宙万物就在这个自然系统中生生不息。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以天人合一自然观为基础的中医学是一种时间医学,特别重视生命时间的节律性。《黄帝内经》中有关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时间节律性。“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5],才能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黄帝内经·灵枢·经别》篇说:“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

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黄帝内经·灵枢·顺气》篇指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说:“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篇强调:人“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要“随应而动”。《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衰,气门乃闭”。人体生理功能和阳气盛衰随自然节律而变,违背了自然节律则会生病。《黄帝内经》中顺时变化的养生观以人体功能与自然节律的一致性为依据,以季节与脏气的适应变化为契合点,体现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当然,《黄帝内经》大多是将天人合一的某些理念通过类比或推理演绎的方式引入到时间医学的实践中的,未必完全符合每个人生命活动的规律。总之,在古代自然观中,自然万物依据它们与自然变化相应的时间节律,被安置在一个时空框架中,按照与自然相协调的步调周而复始地运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当人们不仅仅依据日、月的自然存在和自然效力来考虑它们时,当人们不是出于发光或带来光明和温暖,湿润和雨水的缘故而崇拜它们,而是把它们当作借以理解一切变化历程和法则的恒定时间尺度时——达到这一步,我们就站在根本不同的和更深刻的世界观的门槛上了。人类精神现在由可以在生命和存在中感受到的节律和周期性,上升到支配一切存在和变化。”^[6]天人合一自然观是中华先民理性思维能力和水平

的一次伟大提升。

天人合一自然观形成后反过来又对社会生活,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朱熹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7]道本身内含和体现了时间节律性,而时间的节律性要求人的活动必须守道。皮埃尔·布迪厄说:“社会纪律表现为时间纪律,全部社会秩序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时间的使用,集体和个体活动在时间中的分配以及完成这些活动的适当节奏,从而把自己强加于最深层的身体倾向。”^[8]农耕生产必须与自然节律相契合,因此,农耕时间安排就成为传统社会最主要的时间纪律安排,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制着人的活动,连帝王都要“躬天之历数,信执其中,钦敬阴阳,敬授民时”^[9]。传统社会“掌夜时”的“司寤氏”官员根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则,要求民众“明而动,晦而休”^[10]。许多“严昏晓之节”的法律明文规定“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11]。按照季节更替来安排生产和生活,其基本节律便是农闲和农忙的交替。

苍茫大地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昼夜更替、潮涨潮落……这是大自然节律性的表现。生物机体功能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节律性,是自然进化赋予生物的基本特征,具有内源性和可遗传性,同时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自然运行节律的整合与校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2]古人在探索总结自然节律指导自己的生产生活时,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自

然观。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形成根据、价值指向和方法论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是古人仿效自然节律阐述人生的自然观。正如德国生态学家汉斯·萨克塞所说:“自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13]

二、现代社会的加速化 及其天人相悖

农耕文明时代,“先民生活在时间的不绝绵延中,变化难以察觉。进入人类(现代)历史,变化不断加速”^[14]。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后,社会运行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的过程首先可以被理解为加速过程。”^[15]一些西方学者将现代社会称为加速社会。现代社会的加速化导致天人相悖。

现代社会的加速化同资本逻辑密切相关。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加快资本周转。对此,现代加速社会理论学者哈尔特穆特·罗萨说:“资本主义的瞬间经济所肩负的生产的加速必须要求销售消费的同时加速,这样才能超越生产领域的动态化的要素。事实上,资本变现过程的速度对流通的速度有着决定性的依赖,也就是说主要是依赖于对物品的运输、仓储、分配和销售的速度,以及获得原材料的速度。”^[15]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加速社会是在激烈竞争中不进则退的社会。齐格蒙特·鲍曼解释说:“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谁能更快速地移动,谁就能够统治他人。”^[16]马克思也说过:“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

资本家坐卧不宁。”“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12]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给资本家带来巨大压力,他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加速,以保证自己在竞争中存活下来。对于工人而言,其“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17]。资本逻辑“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18]。马克思曾说过:“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9]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还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生产和生活都被资本化的“时间”“效率”和“财富”所捆绑,加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导向^[20]。

一是工人劳动的加速化。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要求工人的劳动必须跟上机器的节奏。现代工业生产可摆脱昼夜和天气的制约。“能够在一天24小时都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追求。”^[15]在传统农耕社会,昼夜次序规范着人们的劳动节律。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照明技术的进步,昼夜不息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例,19世纪煤气灯、电灯由西方传入中国,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习惯,对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21]。“日夜不息”“通宵达旦”式的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勃兴,使得“传统社会乡村的生活秩序率先土崩瓦解”^[11]。现代工厂劳动时间表现为机器运转的时间。在轮班制下,现代工业生产可以不分昼夜,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都在不停地加速前进^[15]。工人的作息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工厂

规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线的节律来调整。为了谋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资本家创建了科学化、标准化的管理方法,福特制和泰罗制管理就是代表。结果导致人“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22]。机器使人变成了“机器人”。机器大工业的一个特点是人的机器化。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是主体;在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不是机器围绕工人运动,而是工人跟随机器运动^[23]。早在1924年,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就感慨说:“我们的位置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从机器的创造者变成了机器的创造物!”^[24]人的机器化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家要依靠加快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工人看管机器的数量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5]为提高效率,资本逻辑驱动机器以更快的速度运转,为了跟上机器的速度,工人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生理界限,进行更高强度的劳动。

二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加速化。传统的农业生产必须遵循作物自身的生长规律,顺应时令和节气,但现代社会“用工业理念发展农业”^[26],由顺应自然变为改造自然,借助科学技术不断改进动植物的生长过程。罗萨说:“在农业方面,人们在一些情形下成功地改变了生物过程的自然的速度界限,例如通过使用人造光线改变了白天和黑夜的转换节

奏,从而将一天的时间缩短为23个小时,最终提高了母鸡的产蛋量,或者通过养殖加快生长的过程。”^[15]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对农业生产加速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科学家就发现抗生素可以促进动物生长,于是抗生素在畜牧业中开始广泛使用。此后各种激素和生长剂被不断制造出来,大大扩大和提高了畜牧业的生产规模和效率,给现代社会带来大量的速成食品素材。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追求反季节的农作物生产。现代农业借助各种温室技术,打破气候季节性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现代动物养殖业也在借助人工育种孵化加快动物的繁殖,或者用人工光源制造虚幻的昼夜交替,强制性地刺激动物生长。科技的进步使现代人可以常年享用各种新鲜蔬菜而不再受到原有的淡旺季的制约,季节性的品种差异也几乎不存在。过去人们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在现代加速社会,一年四季都变成了收获的季节。现代农业生产的加速化,使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由工厂时间制度规定的生产生活节奏中。现代人农闲和农忙的季节交替感受大大削弱了。

三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加速化。为了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整个现代社会也演变成一个不断加速的巨型机器。为了追求更高的速度,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及这些交通工具相适应的铁路、公路、机场和停车场等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高速运行的交通工具和即时通信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速度。从运行机理看,现代社会犹如一台按照机器法则运转的“巨型机器”。从机器的机

理和形式看,现代“巨型机器”社会由5个部分组成:首脑机器(决策和控制中心)、官僚机器(指令传输体系)、经济机器(动力系统,社会运转的引擎)、劳动机器(机械手,直接生产商品)、战争机器(安全维护体系)。机器的社会价值观包括:服从客观秩序、标准化、目标一致、守时、高效。“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结构性因素——生产效率、机器(技术)速度、资本流通、货币符号化等潜能不断释放,社会生活也不断被加速起来。”^[27]“大加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让生活节奏加快。”^[28]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节奏急剧加快,事务安排也日益复杂。”^[29]“人们的结构性的基本体验就是世界和生活的巨大的加速,以及因此带来的个体经验流的加速”^[15],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了“速度文明”特点^[20]。不同时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待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不同。爱德华·汤普森说:“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奏的关系。”^[30]时间是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争分夺秒高效利用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而“虚度光阴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31]。在现代社会,不少人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黑白颠倒地轮转作息或倒班工作。而快餐、快递、快车……各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不断呈现。

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展现的是天人相悖的历程,其深层原因是资本逻辑对生命活动节律的僭越。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12]“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的加快,我

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32]现代社会“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32]。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运转所能达到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天人合一逐渐演变为天人相悖。

三、加速社会天人相悖的现代性弊病

天人合一自然观要求人的活动要法天则地,顺应自然规律,以增进健康。但现代加速社会要求人必须服从机器的节律,从而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3]人的价值、生命目的和本能被贬低甚至消除了。美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和社会批判主义者伊凡·伊里奇说:“一百多年我们试图让机器为人类工作……但最后证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反而是机器奴役人类。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休闲大众,都逃脱不了不断扩张的工业工具的统治。”^[34]现代社会机器化大生产下机器支配人,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3]。天人相悖催生现代性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代人的生理失调。为了提高效率,现代社会的时间管理越来越严格,上班和

下班等时间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人的身体就像是工厂流水线的产品一样,在不同的流水线上接受不同的时间“规训”。福柯说:“规训所面对的不仅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分散的身体,还通过转置、移动和结合等手段来组织和协调身体”^[35]。被规训的身体失去了个性自由,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身体了。现代劳动管理有时还会用秩序、惩罚来规训人的身体,以阻截人的欲望,压抑人的本能。早在1936年卓别林就在《摩登时代》里,借助滑稽表演将现代工厂里被规训的人的机器性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工厂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机器来管理。为了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这些工厂用工业工程管理学来管理生产线、控制工人。这种管理方式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进行分解研究,然后使工人每一个动作标准化,以求达到最高的效率。这些工厂还通过不断调高生产指标给工人施加强大压力,管理人员对工人效率的估算是根据每天生产线上上报的完成情况做出的,如果工人今天的产量完成情况是100%,管理人员就认为工人的效率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就提高日后的产量指标。工人只能被动接受并尽全力完成,完不成加班也要完成。完成指标后,管理人员会继续提高指标,不停地逼近工人的劳动极限。尽管人类的进化史说明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现实已经发出了警告——人的大脑和身体有一定的生理局限,不能无限地加速。“资本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样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25]人承受的压力超过临界点,

人就会精神恍惚。现代社会的“大加速造成了我们身体的昼夜周期失调,以致我们深受其苦。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自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之后,人类就没有睡好过觉。”^[36]哈尔特穆特·罗萨说:“福特—泰勒式的管理制度带来的加速可能性被证明是使人筋疲力尽、耗尽能力的。”^[15]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命节律被打乱,从而导致各种加速症候,过劳死成为现代加速社会的常见现象。

二是现代人的精神焦虑。焦虑本身就是人面对将要发生的、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事情时所产生的一种易怒、烦躁、悲观、不安、忧虑、焦躁的情绪,是人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而在情感上启动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现代社会的加速化给人们带来了轻快和便捷,也带来了时空的焦虑感、个体的不安全感和意义的丧失感。现代加速社会追求速度和效率,使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时常处于匆忙和急切状态。人们常常感到难以跟上社会的快节奏,个体生活体验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但是可借鉴的有效经验变得日益匮乏了,未来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且,社会加速给现代人带来了一种时间飞速流逝的感觉,这使得现代人行动急不可耐、内心无法安静,焦虑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病。人对确定性的诉求与现代社会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现代人精神焦虑的重要根源。在现代加速社会,由于变化太快,人们关于未来社会的远景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不再清晰了。时间紧凑、时间深化、时间饥荒成为现代加速社会人的生存常态。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

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狂野了。”^[12]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向社会生活不同领域渗透和弥散,个体的人被迫投入到充满着紧迫感的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不可避免地笼罩在“焦虑”中。现代加速社会过度和持续的焦虑情绪会给人带来难以消解的痛苦,引发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病症。

三是现代社会农产品的速成导致人的健康危机。饮食养生之道要法天地,这是饮食养生以保证人类健康的基础。中国传统农业生产非常尊重自然节律,早在汉代中华先民就掌握了反季节的作物栽培技术,但对于这项技术,汉人援引“不时不食”价值观念进行批判,而不进行推广^[37]。农业生产的加速化使农业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现代加速社会,违背自然规律过度使用各种化学品和肥料,以加快农业生产进程,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突出特点和普遍现象。现代基因技术在不断重构生命有机体的同时,把生命变成了可复制的对象。反季节农作物的催熟剂和激素含量一般都比较高的,儿童食用后会导致性早熟^[38]。自然界万物生长离不开合适的土壤、水源、气候和光照,它们的滋养给各种生物生长成熟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农作物是自然进化和人类选择的产物,自然生长的作物才能让人更健康。

现代社会的加速化不仅对人类造成了伤害,也对自然造成了伤害,导致天人关系日益紧张。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经济就像罹患了“增长强迫症”。经济增长都要消耗能源和

资源,科技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加速化使现代社会生产演变为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性力量。马克思批评说:现代“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39]。有些学者也有同样的批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一直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40]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固体废物污染严重、森林锐减、臭氧层破坏、酸雨蔓延、气候变暖、物种灭绝,是自然环境恶化的典型表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一进程具有加速化的趋势。“最重大的速度极限之一可能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处理有毒物质和垃圾的潜力。”^[15]

四、天人合一自然观在当代的回归及其实践困境

天人相悖导致的现代性弊病引发了现代人对加速社会的反思。很多人时常感慨,传统社会的物质虽然没有今天丰裕,但是人们的衣食住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正是由于现代加速社会抗逆自然节律,才会使人的生命有机体更容易受到减损。天人合一对于养生保健与防治疾病的重要意义在当下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同。按照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形成顺应自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应然取向。但在现代加速社会,天人合一自然观存在一系列的实践难题。

一是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没有结束,决定了当下还需要利用资本逻辑驱动社会加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普遍加速与资本逻辑的驱动密切相关。罗萨指出:现代工业化的历史

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15]。资本逻辑是导致现代加速社会天人相悖的根源,实现天人合一必须克服资本逻辑泛化的弊病。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41]。在当代社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并没有结束。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42]“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资本文明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它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更高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1]。资本天然具有扩张的本性,只要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社会就会不断加速,这就是“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3]。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运用资本力量、遵循资本逻辑的成功”^[43]。

二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压力要求中国必须加速发展。关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2]。“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

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2]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就其实质而言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深化。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44]。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自然观也是有局限性的,它在社会功能上无法抗拒资本主义的入侵^[45]。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 and 科技竞争异常激烈,“社会主义要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46]。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好。社会主义要获得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比较优势,目前就不能对资本逻辑进行简单的否定。对此,列宁早就告诫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47]。列宁的话放在今天同样有价值。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须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从面临的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44]。

三是加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基本方略。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跨越式发展是落后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追赶发达国家的理性选择。新中国为了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反复强

调:新中国要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必须打破常规,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8]。“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49]邓小平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50]。“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44]邓小平所说的“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指的就是“过几年有一个飞跃”^[44]。中国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追赶上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有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加快发展的主张是一贯的^[51]。现代化在中国并不是业已完成的事业,而是一项未竟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2]“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53]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民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54]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美好生活的具体体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能力“利用资本逻辑同时更要驾驭资本逻辑”^[55],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56]在现代加速社会的背景下,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和潜力。通过回顾这一理念的历史与哲学基础,分析现代社会的加速特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人合一在应对当代环境危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人类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而天人合一是农耕文明时代中华先哲对自然节律和生命共同体有机秩序的体悟所形成的自然观,其生态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救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寻绎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在资本逻辑驱动的现代加速社会,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功能与意义是有限的。认为天人合一理念可以解决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等人类面临的诸多危机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期望。总之,虽然天人合一理念在现代加速社会中的实现具有一定的难度和限度,但是其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对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和

应当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探索,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3] 万宇峰. 生命的节律[J]. 大自然,2013(1): 42-44.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5]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6] 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M]. 黄龙保,周振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7]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62)[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 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9] 中国文物研究所.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 徐元诰. 国语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1] 葛兆光. 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J]. 台大历史学报,2003(32):33-55.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M]. 文韬,佩云,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 [14] DRENGSON A.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M].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 [15] 哈尔特穆特·罗萨.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6]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性[M].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2.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0] TOMLINSON J. The culture of speed[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
- [21] 熊月之. 照明与文化:从油灯、蜡烛到电灯[J]. 社会科学,2003(3):94-103.
- [22]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4] MUMFORD L. Sticks and stones[M]. 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24.
- [2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栾群. 用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业[N]. 学习时报,2016-04-05(4).
- [27] BARBARA A. Time and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
- [28] 罗伯特·科尔维尔. 大加速:为什么我们的

- 生活越来越快[M]. 张佩,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 [29]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M]. 匡雁鹏,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 [30] 爱德华·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M]. 沈汉,王加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1]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于晓,陈维纲,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32]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3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34] ILLICH I. Tools for conviviality[M]. Lond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2009.
- [35] 赵方杜. 规训权力演绎中的身体境遇——论福柯的现代性诊断[J]. 理论月刊,2012(10):155-159.
- [36] 高秉江. 家园与人性[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4-18,28.
- [37] 崔建华. 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J]. 人文杂志,2011(6):109-116.
- [38] 佚名. 肯德基速成鸡40天吃18种抗生素增100倍[N]. 南方都市报,2012-12-17(12).
- [3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0]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M]. 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4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3] 李德炎,白刚. 资本逻辑伦理规约的中国方案[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7-24.
- [4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5] 韩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J]. 哲学研究,2021(4):5-15,127.
- [46]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7] 列宁. 列宁全集(第3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53]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12-19(2).
- [54] 习近平.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N]. 人民日报,2016-8-21(1).
- [55] 秦慧源. 驾驭资本逻辑:理论基础、机制保障和实现路径——基于中国道路的分析[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39-43.
- [5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王佳)